

小说眼·看中国
丛书

镜子里 的打碗花

新时代打工者的爱恨情仇

商昌宝 / 编

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北岳文艺出版社
SHANX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小说眼·看中国

丛书



镜子里的打碗花

新时代打工者的爱恨情仇

商昌宝 _ 编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镜子里的打碗花 / 商昌宝编. — 太原 : 北岳文艺出版社, 2016.7
ISBN 978-7-5378-4822-0

I. ①镜… II. ①商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42377 号

书 名: 镜子里的打碗花
策 划: 续小强
编 者: 商昌宝
责任编辑: 左树涛
书籍设计: 张永文
印装监制: 巩 璠

出版发行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
地 址: 山西省太原市井州南路 57 号
邮 编: 030012
电 话: 0351-5628696 (发行部)
0351-5628688 (总编室)
传 真: 0351-5628680
网 址: <http://www.bywy.com>
E-mail: bywycbs@163.com
经 销 商: 新华书店
印刷装订: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890×1240 1/32
字 数: 187 千字
印 张: 7.5
版 次: 2016 年 9 月 第 1 版
印 次: 2016 年 9 月山西 第 1 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5378-4822-0
定 价: 24.00 元

目录

陈 琨	_ 黑礁湾	001
周绍义	_ 用长枪怎样才能打死自己	014
陈忠实	_ 腊月的故事	030
阎连科	_ 黑猪毛白猪毛	053
范小青	_ 右岗的茶树	073
盛可以	_ 低飞的蝙蝠	096
秦 岭	_ 一头说话的骡子	113
关仁山	_ 镜子里的打碗花	129
韩少功	_ 山那边的事	155
杨静龙	_ 浮子岛	171
徐则臣	_ 河盗	187
马金莲	_ 大拇指与小拇朶	205
蔡 东	_ 福地	223

黑礁湾

— 陈琨 —

可以这样说，信根生活在我们中间；又可以这样说，看到信根的部分生活，使我们认识了自己的全部。

信根，我们的兄弟，生长于一个繁荣昌盛的海岛上。这个岛上，树立着不少小楼房，楼里有些营养丰富的女人正在生儿育女；这个岛上，只有他，我们的信根，在八月八日那天打造好一条船，一条机动木壳小船。我们不知道，他择定这个日子让船儿下水有什么独特用途和特殊含义，我们只知道，这条船可以用来捕捞鱼虾或搞运输，我们当然还知道，他耗尽预备造楼房和娶老婆的财力而打造了这条船；我们还看到，当初他从城里采购来优质楠木和东北松，把设计船身的重任托付给一个手艺高超的船匠师傅，同时请一名渔船上经验丰富的轮机长选购来名牌柴油机，又托人通过关系从上海某船厂买来调配好的桐油石膏和军用防锈漆，就这样，经过半个多月的紧张忙碌，那一天，



造船所需材料准备就绪，各种工匠师傅全部到位，开工在即，而他却望着大海哭了。那天，是他三十岁的生日，这是真的；那一天，当海平线上红日高升，万丈光芒渲染天际，鲜艳的光波向海滩步步逼近之时，我们意外发现，三十周岁的信根兄弟流下了眼泪。

即使过了百年，生命又轮回到现在，我们仍然要为信根当时面对新船的激动情形而感慨而欢欣；这条船还搁在灰黄的沙滩上，尚未载着信根的人生希望而开始它艰难的航行。一个人有了自己的希望之寄托，或者说，希望已经落实在一样活生生的东西上，水都会高兴得忘形；这条船就是活生生的，我们的信根当然也是活生生，所以他免不了要在沙滩上手舞足蹈，以庆贺自己经过艰辛的努力。倾囊而出的投入，终于得到了一种实实在在的回报，可以开始实现自己人生目标的远大航程了。他把难以名状的喜悦通过粗糙的手指传递出来，均匀地分布在一只只红色的小鞭炮上，然后连成一长串，用一根竹竿挑着，稳稳当当地插在船头上，等待着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；在这期待的过程中，他差不多吸了两支香烟，让我们闻出这烟雾里也有他挥发不尽的喜气；他看着出海归来的渔船相继靠岸，行色匆忙的渔夫陆续走上岛来，便捏着烟屁股点燃了鞭炮，连同自己的喜悦。可以肯定，他想用持续不断的爆炸声来吸引各种各样的目光，然后集中向他投以赞赏敬佩的一瞥——嗨，我们的信根多有气魄，造了这么一条考究的船！

遗憾的是，听腻了浪头咆哮的渔夫们懒得多看信根一眼，他们觉得烦，他们甚至认为这小子在瞎胡闹，他们回归宁静而温暖的家的心情十分迫切，他们的母亲或老婆已经为他们烧好了小菜温热了老酒，他们匆忙的脚步使孤零零的信根受到了不公正的冷落。这太自以为是了，也太缺少人情味了，乡亲们。于是，信根灵机一动，改变一种引人注目的方式，他站在船头上大声宣告他马上要发了。发！发什么？

有什么好发！就是这个简单的发字，激发起几个年轻渔夫的极大兴趣，他们在老远的地方蓦然回首，齐声问他发洋财还是发横财。这怎么能说明呢？说明了还能发吗？笑话！信根回答他们，反正要发了，你们等着眼红吧。这就对了！

这伙年轻的渔夫朗笑着离去，笑声随风飘荡，风中饱含浓重的嘲弄，还有点尖酸的意味——这小子神经有毛病，花光血本打条船，当作棺材还差个盖。

信根，我们的兄弟，在这种时候应该坐下来，抽抽烟，想一想自己的处境。

我们了解到，在许多人（可能包括我们）的心目中，信根不配拥有自己的船，也就是说不配抱有自己的追求，他们（当然也有我们）对他打造一条漂亮的船表示很难理解。船儿的造型确实相当漂亮，前后翘，中间凹，通体漆成紫红色，高昂的头上雕刻着一对大眼睛，银白当中是墨黑，幽暗里面见光泽，分明具有穿透迷雾识别暗礁之魔力。就是它，这对小寡妇一般顾盼生辉的大眸子，将带领我们信根兄弟乘风破浪，去闯荡大海上的某个神秘之境。做人就要闯，否则活在世上没意思，谁说的？信根说的，不，我们后来才得到证实，是他想的。这个思想当时支配着信根的全部行动，控制着所有的情感，由此可以推测，他不惜一切代价打造船的理由十分充足，甚至是冠冕堂皇，那就是要去干一件别人不敢干的事，确切地说，是去干一件别人尚未成功的事。这很好，是好现象，至少比搓麻将、泡舞厅、乱搞男女关系好吧。所以，他不走漏丝毫风声，对，默默无闻才能干成大事，因为他憋着一口做人的志气，好样的，男子汉大丈夫就要这样，我们的信根兄弟，他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，全都压缩于胸怀里，因为他的胸怀富有个人特色，说到这里，我们自然心酸，他的胸脯比成



年人的手掌大不了多少，但非常厚实，他的个子也非同一般，团鼓鼓的，比水桶高一点。好了，有关他的身体状况，还是听听广大群众的传说吧。

有一种传说，信根的父亲在花好月圆那几天，由于天天被爱热闹的乡亲们用喜酒灌得糊里糊涂，夜里还糊里糊涂地和新娘做生活，结果做出他这样一个蹩脚货；五岁那年，看他还不长个头，父母有点着急，领他到市医院里去看大夫，大夫一眼就看出他是胎里疾，说没办法，不过也没问题，将来只是矮小一点，不影响传宗接代，回去给孩子吃好一点就是了。好，父母听大夫的话，三天两头给他吃人参精之类的补品，吃得他都倒了正常的胃口，个头呢，还是不见长，或者说长得跟人家不一样，是横向长，长成现在这种圆滚滚的样子。另一种说法是，在发育之前，信根的个头同其他孩子差不多，不过比人家要胖得多；问题是出在他发育长身体的岁月，那一年父母几乎同时得了癌症，一个在肝里，一个在肺里，不幸先后病故，养活自己和阿妹的生活重担就落到他的头上。压得腰杆都直不起来，从此再也没有长高一寸。有关他的个子，稀奇古怪的说法还有很多，我们不再传播了，因为，信根老兄对此从不苦恼，至少从不把苦恼流露出来，他以乐观的态度面对生活，迎接各种苦难。理由是，自己跟高大魁梧的男人相比，身上既没少根肋骨又没多条尾巴，力气也难分上下，根本不必愁眉苦脸地过日子。

实际上，我们也应该猜到，今天大伙儿嘲笑挖苦的态度，弄得信根很不开心，以至于不吉利的感觉弥漫全身。他本想请各路捕鱼高手围绕他崭新的船儿，伸手摸一摸，就像抚摸新生儿儿子一样，随后竖起大拇指夸他几句，主要是夸他上台面了，从今往后是个像模像样的渔夫了。但是，大伙儿有的像躲瘟神似的退避三舍，有的干脆不屑一顾，

更有甚者，暗暗指望这种船儿出海就翻身；又不是同女人睡觉，你翻个身，好事就开始，船儿呀，在海上翻身就是翘辫子，这使他有点难过，或者说有点气愤，都不对，确切地说是有点伤心。因为，我们获悉后也有点伤心，因为他是我们的难兄难弟。仔细一想，他没有得罪谁，他向来同大伙儿友好相处。只是他今天终于有了一条船，一条完全全属于他自己的船。从此，他可以同大伙儿平起平坐，面对面饮酒猜拳、吆五喝六了；换一个角度看，他的身份和形象也大有改变，那是因为他不再充当受人剥削的雇下，遭人欺侮的伙计，他现在当家做主掌握自己的命运了。

而这条船，就是信根的家，甚至是他生活的全部。现在，他索性躺倒于油漆飘香的船上，他那厚实的背板贴近船面的一瞬间，分明让我们感觉到，他有种置身于被窝的温馨充溢肢体。

这是黄昏。

八月的黄昏有火红的云彩装饰天空，让我们产生奇妙的联想，无穷无尽；同样，信根仰望着一大块凝滞不动的红石，企盼漫漫夜色把一切覆盖；覆盖，然后神妙和幽美，无边无际。这是因为，今晚的月亮已经从他的心中升起，还因为，有月光漂浮的海面显得特别温柔。我们推算一下农历，今夜果真会有明月光临，而且是少见的望月，这就使我们对他选择今晚出海有了进一步的理解。于是，他满意地微笑，他笑的时候，慷慨的大海奉献出橘黄色的圆月，那云朵那浪潮，顿时活泼起来，散发的灵气丝一般飘逸。

信根发动柴油机的当口，又一次让我们感觉到，那活塞就像是在他的胸膛里优美地跳动——呼呼呼，多么激越，多么好听！再听，他调整好航速，拍拍船屁股，说出发吧——我的兄弟！这船儿，他的兄弟，如同骏马一般奔跑起来，朝着朦胧的东南方，神奇莫测的黑礁湾。



这时，他回头扫一眼那个生他养他的岛子，觉得有人云集在沙滩上目送着他，似乎明白他的去处，祝他马到成功；而事实上，他只发觉一片高耸的浪头，让他加深孤独感的浪头，迎面扑来。于是，他把目光盯住那个逐渐扩大的黑礁湾，不再无望地投向别处；他生怕自己转移一下视线，那黑礁湾就会消隐，或者永远与之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。

这种关系？不，别说信根决不允许，我们也决不允许；我们不但要同他一起抵达，而且还要同他一起深入，深入至黑礁湾的心脏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他差不多积蓄了前半生的全部力量，现在他有实力冲刺那个黑礁湾，一种经得起大风大浪考验的实力，这已经用不着谁来怀疑了。

要是天气放晴，海上的雾气升腾为飘移的云彩，我们站在信根兄弟的家门口，便能眺望到黑礁湾，不过朦朦胧胧，幽美得看不清实质。那实质是什么呢？信根从小就对那座荒山野岛抱有浓厚的兴趣，巴望有朝一日到那儿去看看、玩玩，顺便采集一点怪模怪样的玩意儿。可惜这个愿望一直没有实现，年纪一大，大到他自以为有能力去探寻生活和大自然的奥秘的岁数，情形就发生了些许变化，这个变化是，他认识到了个人能力的局限性，以及客观条件的重要性。为此，有时望着望着就发痴发呆，一筹莫展，有时则积极性高涨，根据自己的臆想在地上画起它的地形图，划定一条进入的航道，体验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。实际上，信根兄弟同我们一样，在以后的某一时刻才看清它的外貌：岛子呈弧形，围成一片天然的小海湾；它是小岛的腹地，在层层叠叠的礁石护卫之中；暴风雨侵袭的日子，海浪也跟着起哄，那儿真像有几百种怪物在翻腾，白花花的浪片纷纷扬扬，而黑黝黝的礁石岿然不动，整个黑礁湾若隐若现，景象委实壮观。

然而，至今没人说得清黑礁湾的内情，也就是实质，因为里面凶

险和美妙并存，没有人敢进去挖掘复杂的宝藏，确切地说，进去的人没有活着回来。

我们曾听说，早些年有一条渔船从黑礁湾外围经过，发现礁石边上浮荡着一具男尸，身上衣服已被潮流冲光，面目全非；一条小石斑鱼从其嘴里跳跃而出，带给渔夫们一片恐慌。渔船拖着尸体回到信根所在的岛上，闻讯前来辨认的人个个摇头，过几天才弄清死者是另一个岛上的渔夫，生前曾扬言去黑礁湾围鱼，其死因只有那个黑礁湾知晓。这桩惨案流传至今，无疑被包上了几层神秘而又多彩的外壳，使其内涵更深奥也更丰富。

由此可见，黑礁湾的水域非常适合石斑鱼的生长和繁殖，那里的鱼群一定像夏日的苍蝇，赶不跑打不光，若有胆魄进去围它几网，大财不发小财来，细水长流汇成河。难道，信根老兄不是这样想的吗？我们可以肯定，他时常这样想。那黑礁湾的石斑鱼可不是饭店里的人工养殖货，它生性清高，肉质细嫩鲜美，能卖大价钱。于是，他竭力探听黑礁湾的实际情况，经常向老渔夫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。但是黑礁湾，在那些看惯苍茫大海的渔夫眼里，简直是只讨厌而无大害处的蟑螂，多谈还有什么意思呢？那里面石斑鱼成群结队，或者说挤来挤去无处安窝，这倒有可能，因为渔船从它身边经过，偶尔能发现三四条死鱼漂浮于礁石周围，其个儿还蛮肥大的，如果是活货，一条起码值五十块。不过，谁都认为没有必要去冒险，谁都认定自己的生命远比那里所有的鱼值钱。事实上有这种想法的渔夫们都有他们自己一条相对安全的生路，他们的船队必定在熟门熟路的海区里作业，还一天收听两次气象预报，天气稍有变化就掉头跑回老家。你看看，他们新造的一幢幢楼房，气派多大；你再看看，信根那两间一成不变的旧平屋，像是供大伙儿回忆苦难生活的一个出发点，实在寒心。



你能指责他懒吗？你能说他怕吃苦吗？你还能埋怨他没有本事吗？都不能，弟兄们。其实，从人的本质来讲，我们跟他是一样的；只是，他在身体上少长了一些骨肉，活在世间比我们吃亏，而且亏损面大着哩。我们清楚信根兄弟的历史，他闯荡风浪的经历可以追溯到十四年前，那时他刚满十六岁，骨子里已经具备当渔夫的各种要素，只不过骨骼尚未达到男子汉的基本标准，所以在集体的船队上只能充当最低级的伙夫，辛劳几年，除了温饱自己、养活阿妹，毫无一点积蓄。之后，集体的船只纷纷落实到有钱人的手上，再有钱的人，索性打造属于自己的渔船，而信根却变成一匹受雇用的牛马，春季被吆喝到这条船上去卖力，冬天被牵往另一条船上去抛洒汗水，当然，这几年的收入较之过去是高了点。但同时又让我们了解到，他的青春岁月大多数融入了滚滚波涛，他的双脚踩着浪尖上的船儿有种动荡不安的感觉，特别是得知与他相依为命的阿妹有了心上人的那一天，使他滋生难以名状的痛苦和惆怅，忽然想改变一下活法。于是，他卸掉肩上的渔夫重担，脱下臭烘烘的外衣，换上阿妹的男朋友送给的一套特制西装，离家出走了。

几天之后，我们发现信根站在城里一家豪华饭店的门口，身穿“长衫”，头戴礼帽，胸佩“欢迎光临”红缎带，当起了司仪。一辆轿车停下来，他迎上去，拉开车门，请出一位臃肿却满身珠光宝气的太太。她好奇地打量他一番，伸出戴着黑手套的手，拧一下他的面孔，说，小矮人，还长得挺结实的，娶过媳妇吗？他说太太请进，里面还有不少像我这样的兄弟。呀，这里简直成了小人国，太有意思了，她感叹着，从手提包里摸出一张五十元人民币，作为小费塞给他，不过要叫他看护好车子里一条正在打盹的小宠物。

后来我们又发觉，当阿妹即将成为人家新娘的喜讯传来，信根返

回家里，送给胞妹一条精美的项链、五千现钞的时候，泪水盈盈的眼眸里映现出一条漂亮的小船。他用颤抖的手去抚摸阿妹喜气洋溢的脸面，看到的却是自己在那条船上蹦来跳去，既当船长又当水手的生动情景。

在阿妹出嫁后的几天里，信根几乎成天呆立于家门口，眺望着那向往已久的黑礁湾。就像我们样，望着望着，便觉得征服它的条件具备了，时机也成熟了。那儿是石斑鱼的老窝，赶快打造好你的小船，带上网具出征吧，信根兄弟。不过，还有很多难处，比如，水路险恶，地形不熟，不过，正如俗话所说，万事开头难，难就难在第一回，不过，闯过一回等于一百回，一百回闯下来就堆积成一座小金山，生活和人生全都闪闪发光了。

是的，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人生，总得有个盼头。

而我们已经来到盼望已久的黑礁湾。

信根真的闯到了黑礁湾，不，这不是真正的黑礁湾，这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到达的外围。那些远看奇形怪状的轮廓，走近一看，也就是普普通通的礁石，躺在大海的怀抱里显得平静安详，奇怪感反而消除了，倒是那一片片司空见惯的浪花，肆无忌惮地跳跃着，飞舞着，使人眼花缭乱。信根减慢了航速，立在船上东张西望，似乎在观看什么。对的，这种时候需要观察，而且是冷静地观察。也许，这儿只有海浪和礁石，除此之外就是自己，心有点发虚。我们不免为他捏一把虚汗，同时也为他担忧——如何深入黑礁湾呢？这当儿，浪潮颓然大幅度降落，一条仅容船身通过的航道豁然呈现。其实，那是一条礁石的夹缝，仿佛是鲨鱼的大嘴，以吞噬一切的贪婪之态张开着。不过，这没有什么可怕的！要是怀有惧怕，要是没有困难重重的思想准备，我们就不来探险了。对不对，信根兄弟？对了，他无须依靠渔夫们惯用的手



法——喝酒壮胆，他的胆魄逐渐增大源于自身正在缓慢高大的感觉，有这种感觉真是太好了，使得他高瞻远瞩，发现家乡那边有无数双眼睛正盯着他，看他怎样进入黑礁湾，然后怎样走出黑礁湾，再然后……不要着急，乡亲们，他毕竟是风浪中长大的，长期的捕鱼生涯使他懂得沉着行事的重要性，你看，他开始朝浪头上撒尿，在这紧要关头，在闯入鱼窝之前，我们的信根兄弟，往海里撒了一泡尿。

而这次，信根失算了，就像我们急于去赶赴情人的约定而忽略路上堵车一样，他同样由于急切闯荡黑礁湾而疏忽了望月之夜是大潮这一自然现象，你看吧，刚刚像鲨鱼之嘴那样张开的这条石夹缝，现在又突然弥合了，那分明是潮水大落之后的一次大涨，大起大落，这是天意，人的意志是无法力挽狂澜的。当然，信根可以等待它再次落潮，趁机钻进“鲨鱼”之嘴，不过这个风险太大，原因是潮水的落差越来越小，一旦进去就有被淹没的危险。看来，必须选择平潮的日子才能进入，这也是铁一般的大海规律，置身于海上的人只能表示无奈，望洋兴叹。但是，满怀期望的信根不会就此罢休，更不会失望而归，他好歹要有所作为。到了黑礁湾，尽管没有闯进其内部。于是，他驾着船沿着它的外围绕过去，一直绕到浪潮相对平缓些的区域，开始顺着潮流的走向撒网，白色的长网就像一道月光，与海水融为一体，慢慢下沉，又逐渐形成一个包围圈；他把网绳拴在船上，握着棒槌咚咚敲响一面猪皮小鼓，试图唤醒正在打瞌睡鱼儿，叫它们从礁右缝里、大海的深处游上来，游到他布置的网中来，以便一网打尽。

事实上，信根连续下了三网，总共才捕捞上八条巴掌那么大的石斑鱼、五条鲳鱼以及两只梭子蟹。这个成绩不能使人满意，不过是个好兆头，尤其是这八条小石斑鱼，说明黑礁湾内部的石斑鱼资源十分丰富，同时也让我们相信，过去人们的种种传说并非缺乏事实根据。

信根站在船上，最后一次咚咚敲响猪皮小鼓。这次不是在召唤鱼儿，而是向对黑礁湾为自己庆功——积聚多少年的希望终于落实在这八条小石斑鱼上，露出了成功之苗头！他把小石斑鱼放养于事先准备好的蓄水舱里，将鲳鱼和蟹儿装入一个网兜，仰头看到启明星正在向自己发着微笑，便掉转船头，向家乡驶去……

三天后的一个夜里，一条船像尖刀般插入黑礁湾那阴沉的石夹缝，激起一排接一排的波涌；那波涌不断地撞击两边的石壁，清脆的响声灌入耳朵，在他的心里激越地回荡，致使呼吸急促起来。紧握舵柄的手有点颤抖。沉住气，信根，我们的好兄弟！你让我们看到人生的搏斗，希望的冲刺，曙光在前头的信心、把握好航向，叫船儿像蛔虫寄生肠道一样游动。对，就这样，不要考虑什么退路。左右两块礁石的顶峰弯曲延伸，如同一双魔手遮上空，世界霎时一片阴森；阴森之中飞扬着令人毛骨悚然的鸟叫声，还有生生不息的浪头的哀鸣。这时，人就像钻入了空洞的坟穴一样，感到有种窒息生命的黑暗压迫；而正因为有这种压迫，才能产生冲破黑暗的勇气和胆量。他加大柴油机的马力，船儿就像遭受鞭打的野马一样，嘶叫着奔腾起来。周遭景物重又露出阴惨灰白的面目。而当他重见天日时，荒山与礁石之间的那块空地，恰好被山峰的投影所湮没，只不过还洋溢着诱人的香气；它，俗称为泥涂，他的希望之地。潮水涨上之后，那儿便成了鱼窝。

小船停泊在泥滩边上，依靠着一块巨大的礁石。信根背负着沉重的网具，劲头十足地涉过浅滩，步入那块陌生而又神奇的空地。此刻，在他的意识里。他的光辉前景是泥涂，他的可靠背景是那顶围网，而在这两者之间晃动着高大的自我，是的，他觉得自我再次在拔高扩大，这种感觉又促使他竭力想把前景和背景拉拢来，贴得亲密无间，变成一个闪光的亮点，而这闪光的亮点在他心中已经凝固，牢靠得像



金子一般。他甚至认为闯入黑礁湾太顺利，顺利得不大真实。因此，我们真想虚构一些惊险的场面，满足他体验搏斗险恶的快感。实际上，在他踏上这块福地的一瞬间，他整个脑袋里只活跃着一个念头：闯一回等于一百回，一回一船鱼，一百回就是一幢楼房；当然，命运还得给他搭配一个知冷知暖的老婆。到那一天，谁敢不仰视他，谁敢不承认他比其他渔夫更体面而更有看头，我们的信根兄弟！

然而，约莫半小时之后，信根摇摇晃晃地折回来，显得疲惫不堪又十分沮丧。他将网具往船上一抛，自己像死虾一样趴在船头上，默不作声。虽然月亮在悠悠飘动，山影也随之慢慢向别处转移，但是他无论如何不肯回头，朝那块原本是他心中的福地瞟一眼。因为，他已经看到了它的真实面貌，他梦想不到的、令他伤心绝望的真实面貌：遍地都是狂风恶雨摧残过的痕迹，干燥龟裂的泥上有几丛咸水草，潮水根本涨不上去；这就是黑礁湾的内部，或者说实质。那么，我们就可以说，黑礁湾的内部，一点不神秘不险恶，也没有一点值得留恋的东西；黑礁湾的实质，是许多礁石，一片纯朴的荒凉；整个黑礁湾，没有一条鱼，永远不可能有一条鱼。

信根带着这个真实把船开出了黑礁湾，这个真实就是他今夜的全部收获，也就是对他辛劳人生的一种最好报偿。但除了我们，他向谁去倾诉这个真实，谁又会相信他描述的真实？问题就在这儿，信根兄弟！他觉得自己开始缩小，缩得跟原来一样矮小，不过，他始终把握着航向，叫船儿不偏离他心中的目标。而现在，哪儿是他的目标，心中的，现实的？有薄雾飘飞过来，迷蒙了他的视野。他抬起头，努力抬起头，发觉月亮是湿淋淋的，好像在他哀伤为他哭泣。于是，他张开嘴巴，向月亮起誓：对谁都不说！他认为，除了这船这海，谁也不知道他来闯过黑礁湾，所以他再次像死虾一样趴在船头上，让自己

真切地感受到，只有这小船这大海，能给予最实在最深情的安慰。

这样，信根就看不到，有几条船正沿着他走过的水路，鬼鬼祟祟地向黑礁湾驶来……

选自《作品》2002年第1期